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火车在海边进站

阿占

火车，它运动，摇晃，轰鸣，来自远方又驶向远方。按照狄更斯的说法，“它藐视其他一切道路和小径，冲破每一个障碍，拉着各种阶级、年龄、地位的人群和生物，向前奔驰。”

有了火车才有了工业文明的兴起。一百多年前，当这个庞然大物打破了渔村沉寂，东起青岛，由此北行，绕过胶州湾，西抵济南，完成3842公里的奔腾咆哮，德占区青岛便与省际联系在一起。这条铁路被叫作胶济线，是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，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丰沛的命途，也成为无数人注定的起点或终点。

青岛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。德国人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文艺复兴手法，主体结构变坡，屋顶天窗带来层次的跳跃，剥斧花岗岩墙裙用以表达建筑基调的厚重傲慢。高大的半木构装饰山墙突出了一座哥特式钟楼……最初的城市规划是将火车站设置在栈桥一带，实现“火车在海边到达”的诗意传奇，可弧状轨道对当时的技术是个巨大考验，于是车站西移到笔直的轨道旁，构成了城市的西端。

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。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接触火车，体面的，仓皇的，充满希望，或徒然悲伤——在现代人的生活维度里，火车作为参与叙事的重要元素，为悲欢离合提供媒介，成为推动生命运转的重要动力。火车不只带来希望和救赎，也带来一种沉闷和压抑，散发着生冷、坚硬的钢铁光泽。一百多年来，四面八方的人们由城市西部到达青岛，走下他们

的异乡月台，迎潮汐奔涌的方向而去，在完成一座北方滨海之城的虚拟洗礼之后，开始了私人订制一般的欢乐与哀愁。

曾经有个青年，想闯闯青岛港，1940年早春，通过一个日本翻译介绍，花40块“袁大头”买了一张试卷，他考进了日本人占领的胶济铁路。从擦火车做起，凭着年轻力壮干活儿踏实，一年后开始看锅炉，再一年便考上了司炉。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三人合一，相互配合，火车头上缺一不可。煤烧水，使水变成蒸汽，推动活塞，火车运行。一台正常投入运营的蒸汽机车，从出厂开始就不能熄火。熄火是事故。压火、添火、添火、压火，每天24小时不间断，它才能随时随地出征。一个装上水的蒸汽机头足有200吨，汽笛长鸣处，白色蒸汽带来的画面感壮观而神秘，驾驶着这么个大家伙，他觉得自己勇猛无比。

曾经有个姑娘，想看看大海的样子，1996年早春，她从内地小城一路颠沛，激动得睡不着觉。火车在海边进站，强硬的海风透穿了她的每一层衣裳，撞入她的青春，像个霸道男人，直接把她锁住了。她第一次觉得海原来这么美，又竟然可以如此近。这种青岛初感受，竟也完全符合一个文艺女青年寂寥又辽阔的心境。

火车在海边进站，这个命题正在被更新，根据市政规划和文旅远景，火车站周边的高楼一一拆除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也许就

在今年夏天，远方的人们一出站台，就能看见大海的表情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◆人间小景

孤舟

舒龄

三年前的春暖花开时节，我离开家乡，来到皖南一个离县城大约30公里的小镇，在总部位于小镇的L集团供职。

小镇三面环水，205国道穿镇而过。L集团总部坐落在205国道东面，一条宽约10多米的小河，把205国道和L集团总部隔开。从205国道进入L集团总部，须穿过一座拱形桥。桥是L集团花巨资建造，汉白玉栏杆，配上桥头的一对华表，很有气势。

L集团总部办公楼后面，有一片辽阔水域，那是远近闻名的休闲度假旅游景区。水域东面，有一条由西南向东北蜿蜒而去的河堤。河堤下面，是一条通往长江的河流。

一个多月后，工作基本稳定，于是，每当夕阳西下，只要有时间，便约上同事小X，从生活区出发，顺着乡间小路，往河堤方向散步。对常年坚持散步的我来说，这三四公里的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小X是个幽默风趣且健谈的年轻人，边走边和我开玩笑，谈笑间，已来到高高的河堤上，放眼望去，清澈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着。微风吹来，一胳膊带鱼腥且夹杂着泥土气息的味道，肆无忌惮地钻进鼻孔。

沿着河堤，信马由缰来到拐弯处，河水在这里由西南向东北拐了个大弯，河面更开阔，河水也更平缓。看着身边静静流淌的河水，忽然想起了肖洛霍夫笔下的顿河。高高的河堤，河堤旁边的村庄，村庄旁边绿茵茵的草地，草地中间弯弯曲曲通向远方的道路，道路尽头起伏的山岗。这一切，和肖洛霍夫笔下的顿河是那么的相似。只是和顿河比，这河水太平缓，河面也没有顿河那么宽阔，名气也远没有顿河大，更没有顿河有着那么多哥萨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记得少时，喜欢坐在长江岸边的防洪墙上，看滚滚东流的江水和大大小小的轮船。那时候喜欢笔直的江面，两岸景色，无遮无挡，尽收眼底。后来人到中年，觉得笔直的江面没有弯弯的江面有韵味。笔直的江面一览无余，而江湾则给人一种神秘感。谁知道江湾的那一头，有着什么别样的风景呢！

正因为觉得江湾更有韵味，见到这条弧度很大充满美感的河湾时，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因此，每当我们来到河湾，来到那处不知名的渡口时，总会停下脚步，仔细欣赏夕阳下的河湾景色和晚霞下的野渡。黄昏时分的渡口，晚风轻拂，寂静无声。一条破旧的小船，空无一人，孤零零横在水面上，给暮色渐浓的渡口，平添了几分诗意和神秘。

后来每次来到河湾旁边的渡口，总是看见那条小船，始终孤零零地停泊在同一个地方。即使看见摆渡的艄公，也没看见坐船的乘客。以至我们怀疑这渡口是不是早已荒废。当年渡船的主人，是不是也早已忘记了这条孤零零的小船。

有个天气特别炎热的傍晚，我和小X晃悠悠来到渡口时，已是大汗淋漓。小X说水面上凉爽，不如到船上休息一会。于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到船上。小X偷偷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第二天发给我看，只见一个上身穿着背心，下穿大裤衩，手拿折扇的男人，站在小船上，若有所思。看着那张照片，真让人忍俊不禁。

后来小X离开了L集团，去南京发展。每天傍晚的散步，由原来两个人的“二人转”，变成了一个“独角戏”。虽说一个人无拘无束，多了几分清静，却也平添了几许寂寞。尤其是独自一人来到河湾，来到渡口，看到那条孤零零的小船时，更觉得自己形单影只，有几次竟然有些多愁善感，顾影自怜起来。

有时候，百无聊赖，一个人独自坐在河湾旁边的渡口上，长时间盯着那条孤零零的小船，觉得孤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，不可能总是有人陪伴。只要心存善念，广结善缘，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即使独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，内心也会觉得充实安宁。倘若人与人之间，心与心不能贴到一起，纵然是置身于茫茫人海之中，内心深处，也会感到孤独苦闷。

不管身处何方，心安即是家。只有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才能成就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◆书心书影

故乡的隐没

——《蓝鸟》的叙事空间

虞云芳

可以从中窥见“另一方水土”。

长篇小说《蓝鸟》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想象故乡的余地，小说开篇母亲的第一句话，不仅“掐”断了人物与家的关系，也阻断了人物与家乡发生深层关联的机会。作品的主人公毕壮志在家乡创业失败后，因亲戚、乡邻的冷漠嘲讽愤而离家，即便是冬日住在县城“四壁透风的工棚里”也不愿返乡；在哈尔滨的“茂朝公司”受挫，不得不到“翔飞搬家公司”当力工，也不靠凝望故乡温暖自己。作品中人物在离乡的岁月里鲜少提及故乡，更遑论那里的草木、人事，而“乡下人”的身份还是在找女朋友的时上一跃而出。故乡始终是褪去了温情面纱，任凭一个又一个寒冬从异乡人身上掠过。

若想理解“乡下人”对“故乡”情感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，社会学家“时代诊断”的思路也许可以带来启发。借用贝克在《风险社会》中理解“社会等级”与“阶级文化”关系的方式，或者说，深受现代化进程所影响的乡土氛围，以及具有乡土文化的生活方式，已经退场了。尽管乡村的现代化一直在路上，却过早地烙上了城市的“同质化”特征。《蓝鸟》的叙事始于乡村，却不见形成乡土氛围的山川风物、民间烟火，读者已无法辨识出那个独属于作者的乡土空间。

乡土气息的退场还表现在亲戚邻里“亲密关系的转变”，传统意义上的亲情、乡情在失去味道的同时也失去了牵系。小说中毕壮志在村里养兔失败后想再次借钱养黄鼠狼，不仅遭到母亲的追打，二叔、三叔的严厉教训，还引起了邻里的嘲讽。在创业如潮的背景下，亲情已如履薄冰，因为一般的农村家庭很难承担创业的风险，创业的失败便意味着扯痛了维系亲情的神经，使家人的亲密关系变得十分微妙。毕壮志后来靠自己的能力在哈尔滨再次创业，做起了水果生意且做得有声有色，但自己小有成就的事情却不敢直接给母亲写信，担心二叔二婶知道后要自己带他们的儿子出来。而毕壮志的二弟虽到哈尔滨与哥哥团聚，却也只图“有钱花”。在乡土生活渐趋“同一”的“乡土中国”，情感伦理已然发生变化。

从村庄到木泥河镇，又从木泥河镇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到哈尔滨，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表征个体理想的“增大”，而大的都市并不必然给理

想提供生长的空间，却可以打开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。文本空间随着人物形象的空间感知渐次开放，毕壮志到县城的第一个地方是化肥厂，留下了“化肥厂很大”的印象。他的堂哥毕文章在给村民描述县城时，也提到“县城是一座很大的城市”。当毕壮志找到毕文章工作的“内燃机配件厂”时，他发现“内燃机配件厂”也不像毕文章从前吹嘘的那么大，大概比化肥厂还要小一些，”甚至觉得不及自己读书的木泥河中学大。事物的大小是人们基于经验的相对认知，而这种认知与价值判断并没有明确的界线。不管是毕文章对县城的描述，还是毕壮志到县城后的感知，都有着明显的价值判断，那就是对“大”的肯定，对“大事物”的向往。

波德莱尔曾说，“人，追逐着伟大的计划，被宽广的想法所逼迫”。这里的“宽广”一词含有“大事物”“大想法”之意。有研究者发现，“每当巨大触及一个事物、一个想法、一个梦想的时候”，波德莱尔都会使用“宽广”。波德莱尔洞悉了人们的行为动机，对“大城市”的憧憬便是“宽广的想法”之一。小说中毕壮志想去哈尔滨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大地方神往已久，“据说哈尔滨比牡丹江大多了”，因为足够大，他甚至认为哈尔滨就是自己的天堂。当他站在哈尔滨南岗区茂朝公司门前时，眼前的办公楼矮矮、破旧，与想象中的高大、宽敞相距甚远。一般意义上，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可以说是经验与心理空间的差距，人们通过经验认知具体物象，物象的形态又拓展了人们的心理空间，而经验是有边界的，心理空间则广袤无边。作品人物毕壮志带着故乡经验走进县城，扩大了视野，也拓宽了心理，又带着县城经验步入城市，就到了经验的边界，“眼前的一切与我想象中的有天壤之别”。无论人们身处何地，视野总是有限的，我们只能看到“宽广的世界”的一角。

小说结尾提到的生活“起点”不再是故乡，故乡已然成为一个语言符号。正如那只“蓝鸟”，它并不天然地属于木泥河，它在哈尔滨街头的出现，不是故乡的象征，而是象征着“故乡幻象”的无处不在。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显在的表达，也深藏于话语的隐形，《蓝鸟》的故乡缺失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，提示我们思考在失去故乡的时代，如何处理文学与故乡的关系。



壮丽江山 石颖 摄

◆信笔扬尘

唱响弹腔

董本良

舞台是老屋的厅堂，雨顺着屋檐缓缓淌下来，我们隔着雨帘看演出。

厅堂角落，二胡幽幽，陡又高亢起来，两个年轻的女演员穿着红军的装束唱起来：红色五庙，生态茶乡；千年银杏，百年弹腔；潜山第一党小组，打响了新农运第一枪……词是近年流行的红色主题，演员都是本地村民，动作不甚灵便，可声调婉转，长吁短叹间，听得出和京剧的勾连，那是骨子里的相通相近和相融。结束时，有人介绍许开学老人来了，说他是省级非遗弹腔传承人，我问年纪，答曰七十七，从十五岁开始唱弹腔，风里唱，雨里唱，一直唱到现在。

十多年前的一场中风，使他腿脚不便，只能坐着唱。二胡响起，他走进了自己的世界——音调似微风轻起卷入稻田，又似山泉高处跌落，忽然作响；虽然坐着，唱到艰难困苦时依然手指发颤，像蹬过一座火海。小心静气时，手指轻抚，又好像走过一座刀山；他脸色凝重，为郭子仪平叛大任前途未卜竭尽心虑；一时又转入喜悦，脸上沟壑灿烂，仿佛已成功成就荣华加身。虽已豁牙，豁牙也有戏语，衬托着他的喜怒哀乐。

二胡收弓，他停了唱，我走过去细问唱词，老人说：安禄山在河东争取反进，那贼子打败妻妾夺朝廷，承蒙先生李太白启奏一本，我父子领人马去把贼征，与贼寇打一仗不能取胜，多亏了长野仙六叶道人……刹那间剧情在我眼前一幕幕呈现：郭子仪历尽艰

难万险平了安史之乱，回想过去的英雄伟业，感慨万千，回去给母亲祝寿……剧本主旨是歌颂尽忠尽孝，这也是千古不变的主题。每个时代都要有忠心耿耿献身国家的英雄，尽管有时英雄也背上愚忠的骂名，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英雄的初衷。

许开学中风在家，回忆起九个剧本，《郭子仪上寿》便是其一。都是毕恭毕敬的小楷，自右向左，自上而下，把忠孝德收藏其间。我忍不住要学唱，跟着他的音调走高走低、走深走远，春蚕的羞怯、夏蝉的率性、秋虫的悠扬也缓缓流淌于唇齿之间。他夸我第一次唱就有模有样，现在的年轻人唱不出“仄”腔，他有些急！他说的“仄”，我理解为弹腔的特殊发声，类似于假嗓，声带不能全部打开，气流从鼻腔处入颅形成共鸣，因此高亢缭绕，独具特质。他拄杖行走，上下台阶不要搀扶，宁愿雨淋也不要我为他打伞。这片地是他的地，这片天是他的天，沐浴风雨，沧桑历尽，才是他和他的弹腔。

这是我在深秋的细雨天和弹腔的第一次相遇，喜悦难以言表，我说不出弹腔产生的根源和流传途径，只听说弹腔又叫老徽调，明朝时便已流传于民间。发扬光大弹腔，仅靠五庙乡冲的几个老人带几个徒弟显然无济于事，但他们便如漆黑夜里几颗闪烁的星光，坚守天幕，勇敢无畏地放出了灿烂的光芒。

◆小说世情

灯

木糖

李正脖子上长了一个血瘤，整天躺在床上。那瘤好似施过化肥，越长越大，每大一点，屋内的空气似乎就被挤走一些。李正的老婆林霞知道，老公活不长了。

这天，李正忽然喊着要吃猪肉馅的饺子，吃完之后就睡了。到了下半夜，林霞迷迷糊糊醒来，看见李正正吃力地从床上爬起，将灯打开。

一开始，林霞还以为李正要上厕所，可他打开灯后，就躺下了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。惨白的日光灯下，那个血瘤就如同一朵含

苞待放的粉红色花骨朵。

林霞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，心想，开着灯睡觉，多浪费电。嘀嘀咕咕地又将灯关了，回来接着睡。可是，没过多久，李正又挣扎着爬起来，去开灯。

就这样，两口子一个开，一个关，折腾了大半夜。后来，林霞实在困了，就任由那灯亮着，倒头睡去。等她再睁开眼，已经天光大亮。灯虽然亮着，可在满世界的阳光里，微弱得却好似一缕眷着尘世的幽魂。

李正还瞪大双眼望着天花板，人却死了。那

个血瘤不知什么时候破了，胸前染了一大片血渍，还有那蔫蔫的，贴在脖子上的一层皮，好似骤然盛开又枯萎的昙花花瓣。

这些，林霞都没看见。她一边系衣扣，一边问：“老公，昨晚你怎么总起来开灯？那样多费电。”

